

与白血病抗斗三年,说了三万遍“我想活下来”,六年读完大学

迟到两年的毕业照:学校专门送证到家



扫码看视频

6月25日,学院老师将毕业证送到沈琳家中。

受访者 供图

对话当事人

“中途被病痛按下暂停键,缺席了两年校园春秋,好在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,今天终于圆满走完这段求学路……”6月25日,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生沈琳发了一条朋友圈,配图里,他穿着崭新的学士服,站在宁乡沙田乡五里村的家门口,学院老师专程送来了毕业证书和毕业礼物,一家人站在农田边,拍下了一张迟到的毕业照。

别人四年完成的大学本科,沈琳走了六年。多出的两年,他一直在和白血病对抗:骨髓移植、术后排异、反复治疗,数次在生死边缘挣扎。身体情况稳定后,他选择回到学校,完成学业。他说,不想辜负自己曾经的努力,也不想辜负帮助过自己的人。■文/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罗艾敏 视频/宋科铨

病房里说了三万遍“我想活下来”

沈琳的家坐落在宁乡沙田乡五里村,2023年大三寒假,一场迟迟不好的咳嗽,在医院血常规检测中发现,沈琳的白细胞指数超标到300多,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当天就住进了急诊病房。

“刚开始确诊,我还抱着侥幸心理,因为我以前身体很好。直到第二天医生找我谈话,我才知道情况有多危险。”独自躺在病房里,沈琳什么也干不了,只能看着墙壁祈祷,“如果我说三万遍,我想活下来,老天爷能不能听到?”于是,他真的说了三万遍。

治疗远比他预想的漫长。三次化疗、一场骨髓移植,接踵而至的术后排异反应让他陷入了极致的痛苦。连续四个月,他无法进食进水,只能依靠输液维系生命体征。疼痛日夜侵袭,常常彻夜难眠,只能依靠止痛针勉强缓解。吐血、便血的并发症反复折磨着身体,无数个濒临崩溃的瞬间,沈琳都萌生过放弃的念头。可一想到在外苦苦等候、四处奔波的父母,他便咬牙撑了下来,“我不能让他们白白付出”。

沈琳生病前,父母在宁乡靠打工维持一家生计。治疗费用如潮水涌来,积蓄很快见底,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。医院数次下达病危通知书,医生坦言“大概率人财两空”,但父母始终不肯放弃,“他在人生最好的年华,不能放弃”。

身体的剧痛占据了一切,沈琳没有余力去考虑治疗费用。直到度过最凶险的排异期,转入普通病房,母亲才慢慢告诉他实情——湘雅医院为他申请了“特大病医疗慈善救助项目”,学院也多方筹资。近十万元善款、专项资助金、重病困难补助……一笔笔泉涌而来的爱心,把那个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,慢慢压了下去。

父母托举,学校护航,抗癌三年重返校园

熬过两年治疗,2024年2月,沈琳终于出院。又经过一整年的休养调理,2025年2月,他选择重返校园。“我不想辜负这么多年的努力,也担心如果没有毕业证,以后无法回报那么多帮助过我的人。”

为了补上两年落下的课程,也为了避免感染,沈

琳每次都把帽子、口罩戴得严严实实,雷打不动地坐在第一排。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在面前,他听得格外清楚。后来他才知道,讲台上那些平静讲课的人,很多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伸过援手。因休学导致课业断层,培养方案也已更迭,教务处老师便逐门帮他核对课程、确保学分无误;辅导员包办了请假、免听申请等全部手续,大四居家期间又主动帮忙打印和提交材料……

“父母照顾、学校托举、好心人鼓励,我才能走到今天。”但沈琳还是觉得自己给家里增加了许多负担。每次他这样说,母亲曾秋媛都会打断他:“只要人好好的,一切都不算难。我们不求别的,只求身体平稳、平安生活。”

错过毕业典礼,学院把学士服和毕业证送到家

完成论文答辩后,因为感冒错过了学校的毕业照和毕业典礼,沈琳本打算请辅导员帮忙领毕业证,再寄回家。但学院党委书记刘朝辉听说后,主动打来电话“我们给你送过来”。

6月25日,老师们驱车来到五里村上门送证,还为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学士服,圆了他的毕业仪式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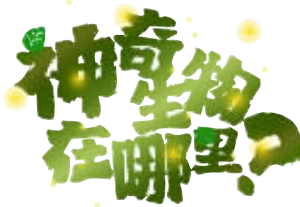
更让沈琳惊喜的是,学院考虑到他免疫力低,需要长期戴口罩,不宜与人同住,为他联系了一份居家数据标注的工作。就业的事,就这么落了地。“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。”沈琳很高兴。

“虽然有些波折,但大学生生活真的很美好。在医院的时候,我常想起以前和同学一起打球、上课的日子。也想告诉即将入学的学弟学妹们,珍惜时光,珍惜身边的人,遇到困难不要放弃。”当晚,沈琳把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学士服工整地摆在床边,拍了张照片,发了条朋友圈:“我在长理的大学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感谢学校的栽培和帮助,身为长理人,我倍感自豪!”

6月28日,临近中午,沈琳的父母从附近的工厂赶回家,记者为这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合影。阳光落在连片的田埂上,沈琳笑意融融,“这几年,有太多人帮助过我。等身体好一点,我想做公益。”

邵阳发现距今约2.56亿年的“带刺鲨鱼”

浑身布满尖刺,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



扫码看视频

近日,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飞翔研究团队,在湖南邵阳发现一种距今约2.56亿年的神秘软骨鱼类化石,并建立新种“邵阳棘鳞鲨”(Listracanthus shaoyangensis)。这是我国首次在二叠纪地层发现棘鳞鲨化石,也让湖南邵阳成为这一远古“带刺鲨鱼”的新种模式产地。

更令人惊喜的是,这种鲨鱼生活的年代,仅比地球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——二叠纪末大灭绝,早了约500万年。它不仅见证了生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灾难,也为科学家打开了一扇观察远古海洋生态系统的新窗口。

研究人员介绍,棘鳞鲨属于已经灭绝的一类软骨鱼,目前全球发现的化石几乎都是零散保存的皮齿,真正完整的身体长什么样,科学界至今没有答案。此次发现的邵阳棘鳞鲨化石,同样保存的是皮齿印痕。虽然标本只有3至4厘米高,却保留了大量关键细节:整体狭长呈三角形,前缘密密麻麻长着40多枚细小尖刺,数量远超此前已知的同类;后缘则排列着一排排梳齿状突起,看起来像一把迷你锯齿。

正是这些独特特征,让研究团队确认它属于此前从未报道的新种,并以化石发现地命名为“邵阳棘鳞鲨”。由于过去曾发现过棘鳞鲨皮齿成片保存的情况,科学家推测,这些尖刺很可能密密麻麻覆盖在它的背部。如果这一推测成立,它看起来或许更像一只生活在海里的“刺猬”,浑身布满防御性的尖刺。

邵阳棘鳞鲨最重要的意义,并不仅仅在于“发现了一条新鲨鱼”。研究团队介绍,这批化石来自湖南邵阳龙潭组上部的“邵阳动物群”,形成于晚二叠世吴家坪期,仅比二叠纪末大灭绝早约500万年。在这里,科学家不仅发现了棘鳞鲨,还发现了硬骨鱼、菊石、角石、直角石以及龙鱼类等丰富的海洋生物化石,共同拼凑出一幅大灭绝前夕海洋生态系统的珍贵画卷。

其中,棘鳞鲨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古生代软骨鱼类。它虽然幸运地挺过了二叠纪末大灭绝,却没能迎来真正的复兴,而是在三叠纪迅速走向灭绝。这种“灾难后短暂存活、最终仍消失”的演化现象,被古生物学界称为“死支漫步(Dead Clade Walking)”。

研究团队认为,中国二叠纪棘鳞鲨化石的首次发现,不仅填补了我国相关研究的空白,也为探索二叠纪末大灭绝前软骨鱼类多样性演化、重建远古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。未来,随着更多完整化石的发现,这条来自2.56亿年前的神秘“带刺鲨鱼”,还有望讲述更多关于远古海洋的故事。

■文/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曾冠霖



前人研究中对于棘鳞鲨的想象图。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官网 供图